



三打醴陵城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陵城章

三打醮

改编 黎期颐
绘画 贺友直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三打醴陵城

黎 期 顾 改 编
贺 友 直 绘 画
谢 颖 责任编辑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电话: 54044520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2.625
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5322-4307-9/J · 3916

定价: 23.00 元

连环画文化魅力的断想 (代序)

2004年岁尾，以顾炳鑫先生绘制的连环画佳作《渡江侦察记》为代表的6种32开精装本问世后，迅速引起行家的关注和读者的厚爱，销售情况火爆，这一情景在寒冷冬季来临的日子里，像一团热火温暖着我们出版人的心。从表面上看，这次出书，出版社方面做了精心策划，图书制作精良和限量印刷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体会这仍然是连环画的文化魅力影响着我们出版工作的结果。

连环画文化魅力是什么？我们可能很难用一句话来解释的。在新中国连环画发展过程中，人们过去最关心的现象是名家名作和它的阅读传播能力，很少去注意它已经形成的文化魅力。以我之见，连环画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大俗大雅的文化基础。今天当我们与连环画发展高峰期有了一定的时间距离时，就更清醒地认识到，连环画既是寻常百姓人家的阅读载体，又是中国绘画艺术殿堂中的一块块瑰宝，把大俗的需求和大雅的创意如此和谐美妙地结合在一起，堪称文化上的“绝配”。来自民间，

盛于社会，又汇入大江。我现在常把连环画的发展过程认定是一种民族大众文化形式的发展过程，也是一种真正“国粹”文化的形成过程。试想一下，当连环画爱好者和艺术大师们的心绪都沉浸在用线条、水墨以及色彩组成的一幅幅图画里，大家不分你我长幼地用相通语言在另一个天境里进行交流时，那是多么动人的场面。

今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了这种欢悦气氛，我们出版工作者也为之触动了，连环画的文化魅力，将成为我们出版工作的精神支柱。我向所有读者表达我们的谢意时，也表示我们要继续做好我们的出版事业，让这种欢悦的气氛长驻人间。

感谢这么好的连环画！

感谢连环画的爱好者们！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李新

2005年1月6日

《三打醴陵城》连环画脚本，是1959年出版社在组织编绘《星火燎原》画集时交我改编的，在贺友直同志画完后没有出版。时隔40余年，上海人民社在整理旧画稿时发现了原作，看着已泛泛黄的脚本纸张和自己当年的笔迹，我是既熟悉又陌生。

如今这本作品又将面世，相信对喜爱老连环画的读者，该是一件好事。192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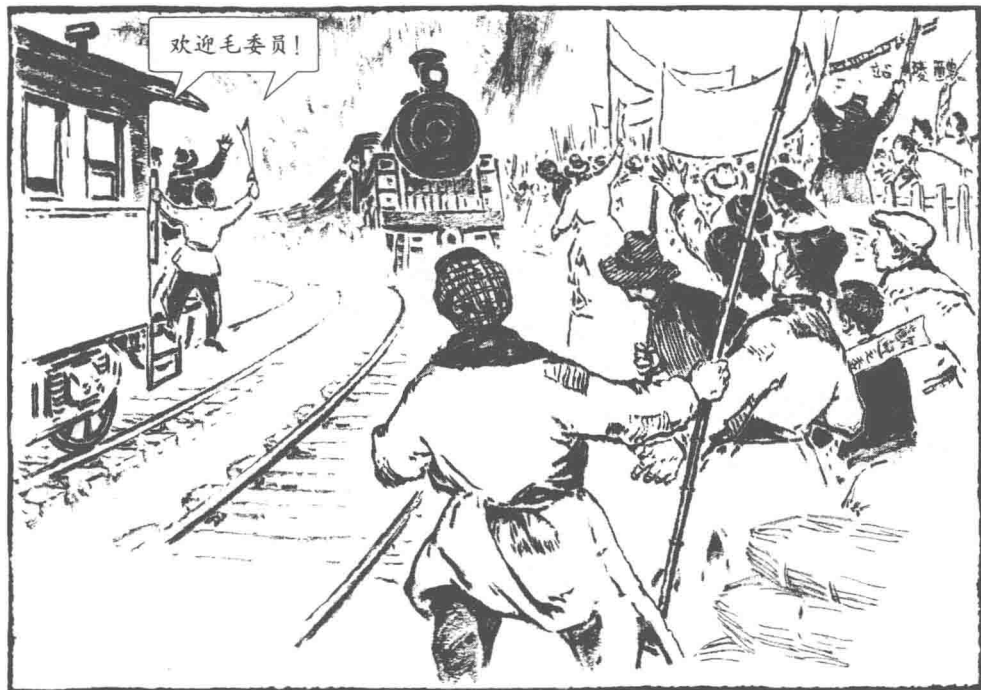
的中国，正处在迷茫之中，革命向何而去？
毛泽东同志秋收起义中建立起工农武装，
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从攻打醴
陵的战斗中终于带领队伍走向井冈山。
从此中国各地燃起熊熊烈火。这个主题
在编写中表现得不太显明，这是今天要说的。
的。

黎期頌 二〇〇五、四、

前 言

南昌起义后，党中央号召农民秋收起义。当时醴陵等七县农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中秋节前后统一发起武装暴动，镇压土豪劣绅，夺取政权。并三次进攻醴陵城，给白匪以重大打击。敌人惨遭失败后，使用大批兵力围剿暴动农民。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一部分同志越过敌人封锁线进入江西，找到了毛泽东同志，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他们在战斗中历经锻炼，第二年，终于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预言，打回了醴陵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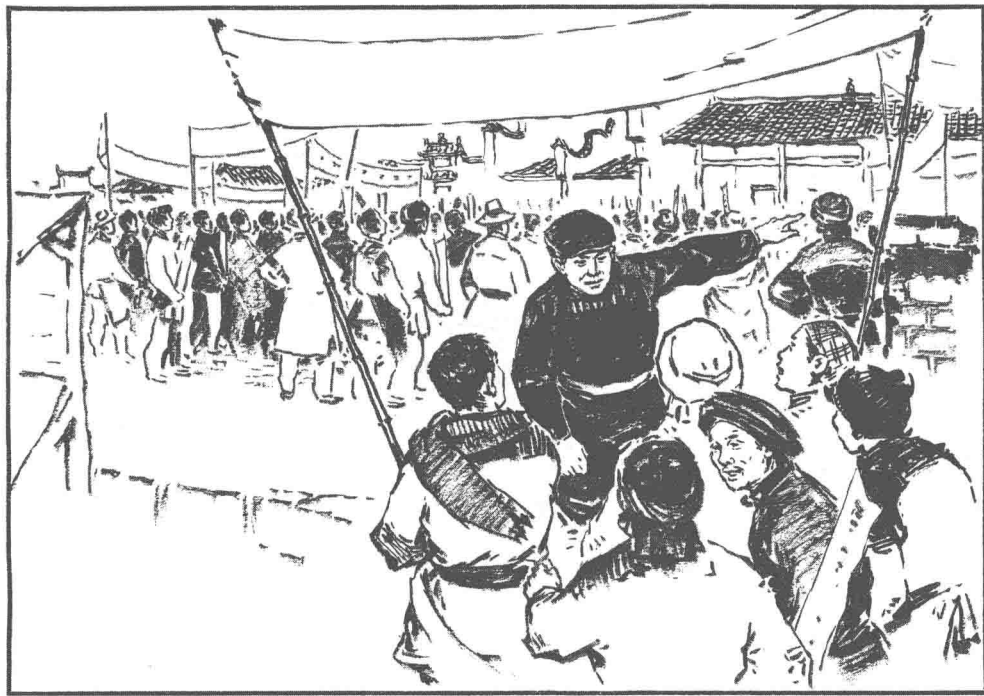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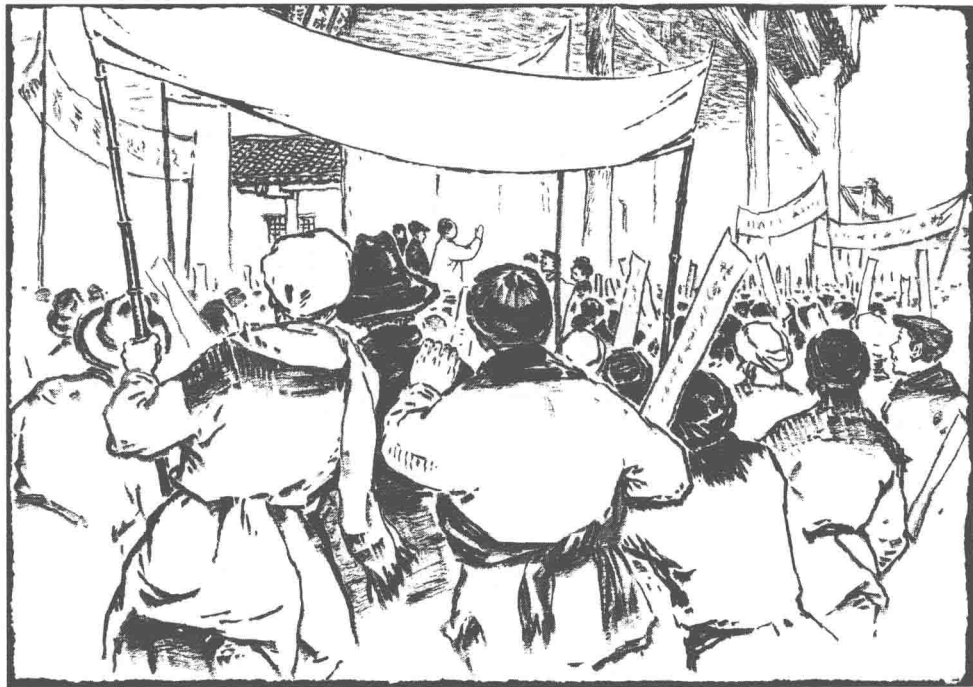
1927年阴历正月的一天，湖南醴陵县阳三石车站月台上，到处挤满了人群。成千的工人农民摇动着红绿小旗，高呼口号，兴高彩烈地等候一辆即将进站的列车。



列车还没停稳,人群就像潮水般地拥上车厢。车上的服务员想拦又拦不住,忙问:“你们找谁?”大家齐声回答道:“找毛委员!”服务员一听是找毛泽东同志,便哈哈大笑起来。



大家跑进城，听说毛委员在文庙，于是又都向文庙拥去。大广场上顿时被密密层层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不多久，像春雷般的掌声响起来，一个身材魁伟，穿着一件蓝布长袍，约模30多岁的人，出现在台阶上。他满面笑容，摆摆手示意大家静下来。



他斯文地向场上几千个群众说：“我毛泽东值不得你们欢迎，所以下火车就进城了……希望大家回去搞好农会工作，搞好生产……”毛委员简短的几句话，博得了无数的掌声。群众带着火热的心，欢天喜地地散去。



群众一散去，毛委员到醴陵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县。远近的农会干部和农民都赶进城来找毛委员谈话，忙得毛泽东同志应接不暇。县委会看到这种情况，决定请他给全县农民做政治报告。



那天清早，四乡农民纷纷拥到文庙前面的广场上来。毛委员见到会的人这么多，站在后面的哪能听得清，便和农会的同志抬起一张桌子，放在广场中央，他跳上桌子，向大家讲话。



他先讲国内形势，再讲农民运动的任务和方法，还笑着问道：“我来的时候，听人说农村糟得很，这个说法是不是真实？”四周的农民马上抢着说：“哪个讲糟得很？这是打野话！”



毛委员说：“对！依我看，农会办得越‘糟’，就是越好；越‘糟’就证明农民动起来了。就要大手大脚地干，土豪劣绅非打倒不可，革命好比挖土，挖死几个蚯蚓算不了什么……”农民们愈听愈出神。